

三江浪花

宁波日报副刊部编

宁波出版社

三 江 浪 花

《宁波日报》副刊部编

宁波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伯城

封面设计:林绍灵

三江浪花

《宁波日报》副刊部编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宁波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宁波市永寿街 1 号)

印张:17 字数 300 千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80602—234—1/G. 102

定价:20 元

序 言

任和君

在《宁波日报》复刊 18 年之际，副刊的散文精选《三江浪花》结集出版了。这是值得庆贺的。

所谓精选，乃是我们的眼光和水平，不一定准。有的精品可能遗漏，这也是难免的，请作者和读者诸君原谅。

综合副刊历来是报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偏重于文化信息的传播，为营造当地的文化氛围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追溯我国报刊史，在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就利用报纸鼓吹反帝、革新，使副刊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五四时期，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副刊面貌为之一新。以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新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利用副刊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使报纸副刊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中国共产党 1931 年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创办《红色中华》，第四版辟有“红角”的栏目，刊登文艺性短文，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报纸副刊的萌芽形态。从 1933 年出版 72 期后，改为《赤焰》，成为我党中央机关报的第一个副刊。从此，我党所办报纸的副刊，运用文艺形式，在历次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作为一张报纸整体的重要部分，副刊又是新闻版的扩展和延伸，它更代表了一张报纸的文化含量和文化品位。也许，这正是读者喜欢副刊的原因之一吧。

副刊是文学爱好者的摇篮，文学青年从各条战线走进我们的副刊，他们在那里逐渐成熟，乃至成名，成为宁波的作家，并从宁波

走向全国。副刊也因他们而增色。

副刊又是报纸，尤其是党报最富地方特色的版面，宁波日报副刊重在反映宁波的人文景观、山水风光、民俗人情。这种地域文化既与杭州不同，又与上海有别。而其它新闻体裁较难做到这一点。

《宁波日报》复刊18年来，副刊从“百花园”、“月湖”、“三江口”、“北仑”、“东钱湖”到“后乐园”、“四明”，已走过了不长不短的一段路，目前正处于生机勃勃的青年时代。今天的“四明”副刊，既有散文、小说、诗歌等文学创作，又有旅游、影视、收藏等引导文化消费的内容。因此，“四明”也可以说是大副刊，要读的东西很多，内容也很丰富。而选入这本集子的，则多数是散文。散文，是报纸副刊的主要文体。这里的散文概念，是包括随笔、游记、回忆录等形式的较为广义的散文。总起来说，它们仍是所有作品中的佼佼者。其中既有名家精品，也有新人新作，有的看似平淡，有的饱含激情，平淡是一种境界，激情也是一种境界。无论读哪一种，读者都可以从中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体味到善良的温煦，领悟现实的幽默，认识人类的坚强本质并对未来生发出无限的向往。

真正的散文是真善美的化身。美是散文的气质，善是散文的内涵，真是散文的本质。散文的特点是对实际生活的热爱、对普通人的关注、对周围事物的理解。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相信这将成为散文作者的内心追求。而在这本集子中，这种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好散文就有不少。这里的二百余篇文章，是《宁波日报》18年来副刊的成长史，更是18年来我们这个社会前进的脚印、18年来人民群众喜怒哀乐的写照。

副刊需要读者支持，更需要有一批作者支撑。我在此向《宁波日报》副刊的全体同仁和所有作者表示真诚的感谢，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无论老朋友、无论新作者，都来读我们的副刊，写我们的副刊。

目 录

周大风	故乡之恋.....	1
谢宗尧	只好生病.....	3
周冠明	春的足音.....	5
金采凤	天涯海角故乡情.....	8
林宇镇	乌岩情思	10
陈雪帆	将心声化作歌声	14
史济华	丝丝缕缕牵乡情	16
张泰烈	山村春晓	18
李平之	声乐与台风	20
胡何之	端午漫笔	22
陈布衣	夜上屏风山	24
张树声	唯善为宝	27
徐 朗	回乡杂记	29
胡小孩	乡情小记	32
陈冠柏	通向竹洲之桥	34
朱 枫	筷子电脑及其他	37
费国良	黄马褂石狮子联想	39
庄金雄	故乡的小河	40
陈剑平	凯瑟琳老师	42
俞中青	愿三江口八面来风	45
李思牧	千年沧桑话三江	47
陈从周	蓬岛仙湖	49
肖 容	玫瑰,蝙蝠和焰火.....	51
袁 鹰	风满三江口	53
谢国华	话说含蓄	55

沈长根	电子钟	57
张国光	骑车随想	59
张坚军	山妹子	61
向 梅	有缘三度来宁波	64
张谊阳	生活的微笑	66
徐 正	冰雪大陆 生命世界	68
金儒宗	山乡的脚步	70
谢 枋	沧海桑田小港行	72
翁心梓	故乡恋	74
田国昌	聊天之得	76
贺 挺	捉刀何益	78
薛葆鼎	薛福成和薛楼	80
桂 迎	看“好球”	82
盛元龙	我画小人书	84
吴文仪	元旦杂章	85
贺方卿	路的寿命	86
戴忠平	北仑两题	88
陈雅珍	楼岩信息	90
谢宇航	天伦趣话	92
周华生	寻	94
毛翼虎	夏丐尊先生百岁生日	97
杨春霞	给家乡观众的信	98
裘克安	冯贞郡和伏跽室	100
何 鲁	垂钓乐 乐无穷	102
薛家柱	春节忆旧	104
周元兴	在虹出现的地方	108
陈柏林	一把油布伞的故事	110
竺惠明	上林湖漂着一个梦	112

魏章竹	沙头情思·····	114
余秋雨	寄语故乡·····	116
张能梓	长河的草帽·····	118
奚士斌	青枣子、红枣子·····	120
董先康	乡魂·····	122
亦 非	“过门”与“过门”·····	125
黄永忠	碾子印象·····	127
骆进之	西哈努克亲王在天一阁·····	130
应克璜	灰汁团与宁波童谣·····	132
吴百星	嫩群的春雨·····	134
张 敏	春天的情绪·····	136
安玉琦	浪花岛上·····	139
俞振国	天都峰上千千结·····	143
金建楷	罗贯中与宁波·····	145
何业琦	和一个女模特的对话·····	147
贺 诚	拜见巴金先生·····	150
谢善实	河姆渡沉思录·····	153
董鼎山	还乡日记·····	156
柴 冰	爬的艺术·····	162
朱梅华	莎娜的和平鸽·····	164
魏信德	为和尚说句公道话·····	167
叶向群	宁波人与吃·····	169
徐子鸣	夜的品味·····	171
黄港洲	荡海·····	173
陈象成	人生就像写诗·····	175
方 亮	跃龙山寻旧·····	178
贺友直	回乡忆旧·····	181
贾杭兴	后运·····	184

傅怀培	梦系天鹅湖·····	186
周行芬	待出好片时再来宁波城·····	188
陈 墨	久违了,踩菜季节 ·····	191
陆一飞	我当了一回友好使者·····	193
余志刚	陨落的故乡·····	195
朱勇伟	外婆桥·····	198
周艾华	蓝色的思念·····	200
沈 晨	好为人师·····	202
葛积华	种蔺草的人们·····	204
周冠宁	水兵不谈海·····	207
林慰胜	心中的河·····	209
钱德强	摩托·生命的意识·····	211
严亚国	沙鸥精神内外篇·····	213
徐季子	访日散记·····	215
鲁 宁	桃子与苹果·····	220
赵帝江	赵德鲲 永不忘却的怀念·····	222
俞苏伟	留在心中的红头巾·····	225
乐汉民	走过家乡路·····	228
徐 艳	生为女人 且做女人·····	230
卢小东	聆听民歌·····	233
王满国	假如甬城来了“人艺”·····	235
冯骥才	乡魂·····	237
朱步兴	母亲的厚爱·····	241
胡再恩	第一次迎送老外·····	243
杨自强	鼻子杂谈·····	246
徐 炎	“公馆”小释·····	248
桂晓燕	西瓜西瓜 空中开花·····	250
徐渭明	河埠情·····	252

吴山	论“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夏”	254
周祖达	傅红平 童和文 童第周与故乡交往二三事	256
贺圣思	访刘公岛述怀	258
裘孟阳	鲁迅的笑	260
易水寒	蛮荒·宗教·都市	262
张永祥	难得的会晤 难忘的嘱咐	265
戴松岳	姚江是奇迹	268
沈华坤	挖金蛋的人	271
吕欣	嘿!听我这支歌	274
陈震旦	台湾朋友来信说	276
陆婉慈	京城晚秋访冰心	278
陈寅	年糕歌	281
力云	模糊读书法	283
薛丙元	我是“阿爹”	285
周时奋	白云庄碎语	287
姚志明	说“忍”	290
陈方平	5月14日象山	292
施鹰	黑白世界的回味	295
汤丹文	夜航高塘岛	297
吴泰昌	我的戒烟	300
陆冰扬	我和徐迟的一段交往	304
俞岳良	读山	306
徐志明	欢乐的撒尼女导游	308
叶雪炜	物华天宝忆思茅	310
陈继江	广西风情一苑现	312
沈宏康	分得北仑一枝来	314
徐开垒	老屋新语	316
朱可淦	残堞	319

朱和风	BP 机的话题	322
全一毛	灯塔	324
雷 达	《父老兄弟》序	326
天 方	红叶遐思	328
沈重远	绥芬河掠影	330
徐群飞	谎花	332
邱贝贝	走近天一阁	334
孙仰芳	寻找瑞光楼	336
梁旭东	丝瓜的情愫	338
周律之	宁波人与西泠印社	340
梁初梅	北仑的太阳	343
舒善本	蟹名、蟹鲜及其他	348
毕校龙	生白血病的小男孩	350
陈富强	饮酒随想录	352
周长城	暖烘烘的三眼灶	354
李建树	豁然开朗	356
任 何	老屋的土炕	359
胡 菁	一路风景看不尽	361
董小军	股市风情录	363
谢志强	你的音响世界	366
杨东标	正学坊忆想	368
王 方	上路麦饼	371
任和君	平野一惠与铃挂先生	373
沈潇潇	走过灵桥	377
翁大毛	花白的发套	380
张登贵	木星礼赞	383
肖复兴	宁波三记	385
竹潜民	笑的读解	393

夏 衍	怀念应云卫.....	395
楼伟华	开元哨子.....	398
马仁忠	独立高标的伟大人格.....	400
原 杰	凉亭文学.....	402
陈 云	电话里的风景.....	404
朱军备	清清塘溪水.....	406
贾 虹	病友老王.....	408
王 毅	雁荡说禅.....	410
项冰峰	世界上没有陌生人的.....	412
王泰栋	唱起了月色迷着的四明山.....	414
周定华	当了一次老外.....	416
李国民	包装还缺少什么.....	418
蔡 康	词至东坡如天地奇观.....	419
贺秋帆	白夜如水.....	421
朱惠民	白马湖之秋.....	423
施怀珠	参观莎翁故居.....	425
黄百竹	雅与俗的界限.....	427
王 梅	大路朝天.....	429
王 芳	寻觅旅游工艺品.....	432
龚烈沸	不寻桂子寻先生.....	435
孙武军	都市里的桥.....	437
朱兆祥	卢绪章和宁波大学.....	439
桂心仪	口吃四大家.....	444
荣 荣	英烈街号.....	446
金锡逊	最明亮的是眸子.....	449
胡嘉春	白槿花.....	451
贺 磊	生命的陈香.....	453
钱云森	十八位女士和两个老外.....	455

戴光中	马临博士印象记·····	457
顾 玮	留住范宅·····	462
王耀成	人生的风景·····	464
张放鸣	和女儿谈哲学·····	466
徐 女	砚·····	468
赵柏田	相遇黄宗羲·····	470
夏 真	喜说搬家·····	474
康庄严	小岛月儿圆·····	477
陈志高	访澳散记·····	481
袁可嘉	二百年后怀彭斯·····	487
严凤菊	骑车的无奈·····	490
蒋佳敏	永生伯·····	492
凌 农	安远炮台·····	494
林芷茵	父母官·老板·公仆·····	497
陈忠来	蝴蝶·····	499
岑燮钧	走路,真好 ·····	502
王 骁	献血始末·····	504
冯其庸	既是武侠的 更是文学的·····	506
潘家萍	桑洲沧桑·····	510
乐建中	欣赏雷雨·····	513
孙优军	重逛喀什大巴扎·····	515
颜文祥	有关鞋的话题·····	517
燕零零	韩国少妇·····	520
邱 弘	阳台上的水仙花开了·····	523
陈康法	盘江狗肉·····	525
后 记	·····	527

□周大风

故乡之恋

离开家乡的时候，我还只十五岁。当时反动派取缔“救亡工作团”。从此，我就离开了我亲爱的家乡。

几十年来，人在异乡，心里却时时怀念着故乡。特别是怀念着我的母校——镇海邬隘的灵山学堂。她是我艺术生命的摇篮；在那时她最早赋予我音乐世界的魅力和知识，使我在几十年的音乐生涯中，时时产生着力量。

去年底，我去广州探望广东的音乐启蒙老师陆仲任先生，叙起半个世纪前在灵山学堂时的情景，无不感慨系之；几十年来，我还始终保持着与另一位老师李平之先生的联系。他已经七十多岁高龄了，还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培养音乐人才劳神操心。每当我到宁波的时候，那怕是仅仅逗留一小时，也要急急赶去看望他老人家。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母校，您的学生永远也不能忘怀，是你们引导我走上音乐之路，是你们给了我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种种情思，益发增加了我对故乡的眷念。

当我在被“四人帮”打入“牛棚”的年月里，故乡之恋更是到了如痴如呆的程度。“离乱怀乡情更切”，我怕今生再也回不了故乡

了。幸好，一声霹雳震乾坤——“四人帮”倒台了！一九七六年，我从困境出来，就赶忙回到宁波，连夜步行几十里赶回老家，向父老诉说国家的劫难、个人的遭际；狂喜地庆贺劫后余生。那时适逢我的五十岁生日，感喟之际即兴赋诗一首：“巧逢五十归故里，新路旧径着眼迷。屋外新山竹木高，庭内老树枝叶低。几代长者舍我去，多少新燕迎客嬉。阿姑捧出鸡子汤，万缕愁发霎时稀。”

以后，因工作关系，没有机会能再去故乡。今年四月初，因去舟山讲课，路经宁波。从登上客轮起我就一直呆在船舷旁，一路上看呀望呀，心潮随着甬江激水、东海波涛一起澎湃；锣鼓声中，“姚江轮”从香港首航返甬；新建的发电厂巍巍矗立在镇海五里牌；七里长堤蜿蜒伸展在招宝山外；北仑雄姿隐约可见。我用望远镜眺望，想看看灵峰山麓我的家乡，无奈望远镜力不能及，唯有心中快快……

当从舟山归来的时候，我又贪婪地眺望，眺望，心中默默祝祷：愿家乡的父老健康，愿家乡的幼苗茁壮成长，愿家乡的建设日新月异！

可爱的故乡就像一块磁石，始终吸引着我的心灵，好儿女志在四方，但永远也不可能忘记他那亲爱的故乡！

1980年7月9日

□谢宗尧

只好生病？

若干年以前，有两句祝词是每人每天必须重复三次以上的 其一曰：“万寿无疆！”其二曰“永远健康！”这“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是专用词，绝对不能加于任何其他人身上，否则就是大逆不道，有杀头之罪。

其实，“万寿”的人是没的，人们自不羡慕；而健康则是人人皆向往之，也并非可望而不可及。谁知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年代里，这健康竟史无前例地被林贼专人占用了，小民不得问津，于是大家只好退一步：健康而不能，但求不生病可也。

又谁知这一步退得还不够！

在一次“三忠于”仪式上，人们三呼“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毕，忽然有人以同样的语调加了一句：“敬祝××同志永不生病！”这“永不生病”与“永远健康”、“万寿无疆”无疑是有差别的，就好像封建社会里万岁、九千岁的级差一样。这且不论吧，问题是这“永不生病”说一经天才地提出并得以成立，天底下岂不是只有妖孽一个人可以贵体无恙了？所以小民们只得再退一步：只好生病！

事实上，那时候中国人的确都生了病。不过真正丧心病狂的却

是极其少数，大多数都是被迫生病，或者是自然而然地、不自知地生了病。这是几千年的潜流和史无前例的暴发所决定的吧。

现在，是解放思想、民族复兴的时候了，人民的病一定要根治。当初被迫生病的，现在看来是痊愈了或正在痊愈；而当初生了病而不自知者，不知健康状况如何了？

1980年10月29日